雕丘雜錄

雕丘雜錄九

飽卿談叢

眞定　梁　清遠　邇之

周德卿先生有云文章以意爲主字語爲役主强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近日作者之病矣又曰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其巧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所謂游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此論最得作詩文肯綮至論詩

云頸聯頷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此實有未必然者蓋作詩亦有首聯論事而次聯即述景者豈能拘拘如所論哉

蕭閒憶恒陽家山詞有斜川三尺玉王若虛謂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蕭閒是金蔡丞相松年別號蔡晉郡人高雅有蘊藉小斜川今亦不知在何所計今去元不過三百餘年而勝地

藏書

韻事俱不可考惜哉

北潭有漱玉堂府治有恒山堂俱極壯麗見王滹南文集中

元時余郡有孝友之家曰許氏兄弟輯睦爲一鄉最其居室之南生瑞竹由地而上十二節而中分爲二叉六節而復合一時士大夫謂其有以致之也多賦詩以美其事滹南王君虚作瑞竹賦

王滹南居鄰城日在雕陰或即今之雕丘乎以此

徵之雕丘園昔人隱居名勝之地也

經義雖科舉之文然不盡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辭欲其精意欲其明勢欲其若傾故必探語孟之淵源擷歐蘇之菁英削以斤斧約以準繩斂而節之無乏作者之氣象肆而馳之無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勿同若是者所向如志敵攻無勍可以高視而横行矣

林下四友彭子升悅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及王從之君虛也四人皆東垣人俱在里中行必偕

叟必共詩雖不多而嘲戲贈答時出數語以相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杓亦自不廢嘗約他年為林下之游且各為別號以自寄從之號慵夫予升號濟子士衡號狂生晦之號放翁四子固金元時吾郡高曠之士也今無著作可見第見之於若虛林下四友贊晦之又號放心

王滹南白髮歎真切有味讀之可發深省偶記於此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妻孥驚且吁謂我

應速摘我特咲而答區區亦何必此身終委形毀棄無足惜況爾毛髮間乃欲強修飾畢竟滿頭時復將安所擇

滹南自號慵夫有詩曰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苦送朱顏時人莫咲慵夫拙差比時人少得閒

熙寧中上召明道先生問所以爲御史明道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長短以沽直名則不能此雖忠厚之言然論御史以糾彈爲職群下之長可不問而短可不言

乎舍群下而獨責君父亦非人臣之正也

王若虛焚驢誌或亦寓言也緣為吾郡故實錄之

东方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生賴鎮陽帥自言憂農督下祈雨甚急厭禳小數靡不為之竟無驗旣久怪誣之說興適民間有產白驢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雲方興驢輒仰號之雲輒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衆萬以附帥聞以為然命亟取將焚之驢見夢於府之屬某曰冤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罹之吾何

頂焉吾生不幸爲異類又不幸墮乎畜獸乘負駕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箠亦惟所加勞辱以終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豈吾所知而欲責斯酷歟孰誣我者而師從之禍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衛之旱也爲伐邢之役師興而雨漢旱卜式請烹弘羊唐旱李中敏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禱亦求諸是類乎求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委諸而已不求

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愆忒其不然暴巫投尫既已迂矣今茲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於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爲是以益惡濫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吾子其屬也敢私以訴某謝而覺請諸帥而釋之人情初不懌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禾歲卒以空人無復議驢

宋劉耀卿爲司諫雅愛處士李瀆之爲人瀆終公陳其高退之行詔贈瀆著作郎夫爲司諫而不

太平岡藏書

怠故舊固耀卿之篤友誼乃以司諫一言而遂
斷處士以著作郎亦先代之盛事也宋時如邵
堯夫林和靖沒後俱有贈官之詔其重恬退之
士如此士安得不重志節耶
顧東橋左右二箴辭俱有益於身心學者不可不
書置座右左箴辭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
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
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右箴辭曰好辯以招尤不
若訒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

厚貴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是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黨承旨懷英嘗夢作一絶句云矯冗連天花春風動光華人眠不知眠我佩絳紅霞語俱奇杰不知所謂即黨亦不能自解豈真讖語耶

蔡丞相松年有書名其子珪字正甫璋字特甫皆能書其筆法如出一手前輩之貴家學如此

楊孟載有句云十畝桐陰開鼓瑟一窓竹影静焚香余極愛其雅潤後觀王黄華詩有十畝蒼煙

秋放鶴一簾涼月夜橫琴乃知孟載從此脫化可見前人作詩如得佳句亦不嫌于蹈襲也

史御史舜元名肅素尚理性之學晚年頗喜養生謂人可以不死嘗欲棄官學道而竟不能詩甚新警有咏北潭詩云竹陰松影玉葱蘢十里平堤一徑通碧水作開新鏡面青山都是好屏風寒蟬高鳥清愁外折葦枯荷小景中酒力未多秋興逸夕陽聊貸半林紅北潭余郡勝地也史金源人

金明昌間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寫成展開無一字晝夜放光明合河劉滋文榮六歲有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徵伯祥七歲被旨賦鳳凰來儀新恩張漢臣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畫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栽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惟莫州麻知幾九嶹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懼怯否對曰君臣父

予也予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後以趙閑閑薦應奉翰林文字以詩名於世

段繼昌白水人自號適安居士性好酒名酒曰黃嬌盖關中人謂兒女為阿嬌繼昌以酒比之故云

迂齋先生周馳有鼓子詩云勿以微才棄安危任不輕誰憐一片小能使四方平几案由吾正樂孟免爾傾何當遇夷坦訖默更何營鼕鼕子不知何物槪詩意似懸卓之物今名懸子也詩甚清

切而寓意深遠故錄之戳私蠹成丈起也

金易入田特秀以進士爲轉運使有詩名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俱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造物之戲人如此

永寧游彦哲調汝州司候將之官問爲政於宗御史端修宗曰治心養氣而已彦哲不達宗曰子寧不知此耶治心則心正心正則不私養氣則氣平氣平則不暴不私不暴爲政之術有愈此

者乎

余邑金蔣有王之奇士衡攻雜學屏山目爲怪魁

邑乘未載

余邑狀頭金承安中有李著字彥明高才博學詩文得前人體工於字畫頗尚玄言歷官彰德府治中城陷死節中州集載其觀音院書閣詩云明巷蓬蒿一尺深小軒岑寂似山林鳥聲落枕有高下山色閗人無古今客裏三年侵老鏡床頭一易浣塵襟晚凉凝坐忘言裏滿地西風白

玉箸

黃山谷論鹿性云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故能制毒散諸藥也

山谷與王子飛簡云學書當遠法王氏父子近法顏楊乃能超俗出群正使未能造微入妙已不爲俗書此論操觚者不可不知

漢時買賣下手書宋時畫指券即如今細民棄妻打手摹也宋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江南田宅亦用手摹

李屏山序劉西嵓集云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聲發而爲言言中理謂之文文而有節謂之詩然則詩者文之變也豈有定體哉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聖賢相雜而無媿亦各言其致也已矣何後世議論之不公耶齊梁以降病以聲律類俳優然沈宋而下裁其句讀又俚俗之甚者自謂還均以來此禮未覩此可嘆者一也李義山喜用

藏書

僻事下奇字號唐人多效之號西崑體殊無典雅渾厚之氣反詈杜少陵爲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黄魯直天資峭拔擺出翰墨蹊徑以俗爲雅以故爲新不犯正位如參禪著末後句爲具眼江西諸君子翕然推重别爲一派高者雕鐫𤍠刻下者模影剽竄公言韓退之以文爲詩如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學退之不至即一白樂天耳此可笑者三也嗟乎此說既行天下寧復有詩耶比讀劉西崑詩質而不野清而不寒簡而

有理趣而有味益學業天而語似之觀其爲人必傚世而自重者頗喜浮屠達於性理之說凡一篇一詠必有深意能道退居之樂皆詩人之自得不爲後世議論所奪眞豪傑之士也西崑詩固是香山一派而此論發前人所未發殊有禪於詩道惟謂魯直詩以俗爲雅以故爲新則未盡然耳

京朝官最苦沿門投刺一事而更苦者謁諸當道此余所深以爲病者也乃讀司馬溫公關吏詩

以此爲哲然則此事自宋已然溫公詩曰獎車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歸相國舍人難驟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何補顛倒風埃辱即宜惆悵東歸舊隱在衷心空孤白雲期

耕學問答歌、歐陽圭齋所作、詞雖近俚、而頗盡情事、錄出以示子孫、世間惟有耕與學思量二藝皆無錯耕者榮華得富豪學者羽翼生鱗角耕問學得憑賢累年累月在窗前田地拋荒園圃廢日間忘食夜忘眠學者苦非容易筆頭雖小

驚天地但看五侯將相家盡是當年勤苦至學問耕得恁苦渾身穢汚生泥土冬月之間被霜雪春天曉暮遭風雨耕者答不辭辛鋤頭翻地出黃金但看世間儲積者盡是當年勤苦人耕可憐學可愛思量二藝皆獲大少年辛苦老來閒粉壁朱門冬自在一

楊君謙文學昌黎而其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力駁昌黎之非亦猶柳州文學國語而作非國語之意也嗟乎既心服其書而師之復攻其

太平閣藏書

言而彈射之不幾爲進業哉

薛西原見李川甫好貨殖爲書以戒之末附一絕云可憐詞客李空同治第深園學富翁地下定遺劉武咲我猶如此況如公此其相警之意切矣前輩朋友直諒如此眞可風也

薛西原曰近時之士求識見議論若王陽明者豈非一時之巨擘乎然君子不謂爲知道者以其終身未透富貴之關也嗟乎學問如陽明倘不能脫然於富貴塵俗之染人何深耶

少陵藍田詩冠帽意遙王文安公改帽爲雲意似佳而落晚唐格甚矣詩之難言也

凡人操觚立言以理爲主不得其理貽咲後世不可不慎如法帖中刻王履吉所書謝康樂詩文休承跋云是歲丙戌涵峯初登第其情暢適故筆勢淋漓神氣奕奕非他書可及涵峯履吉兄也履吉行履高潔不屑屑於功名欲以其兄一第而情遂暢適耶且以其兄登第而書法遂進設履吉登第其書當何如耶此不特不知履吉

誰不知書法矣休承此跋眞可寶飾

甲申大亂桑民多避難走華山深谷中偶人聚至數百夜半饑疲無可食有帶麥麪者奈無火不能熟谷中一道士曰我能熟之取澗水和麪又取澗水濯巳腹仰臥製麪餅置腹上倏即焦乾可食數百人因得不饑

國子司業王同祖有名藝苑與人書劄字奇大王弇州述以爲異今翰林中卽庶常書劄亦濶幅矣不知較同祖爲何如無怪乎有臨池費紙之

諸也

神宗朝富平孫太宰立撤籤選官之法一時人稱

銓部爲籤部　本朝凡事必引典例而吏部稱

以遵例爲主人又名吏部爲例部

今之縉紳便覽在宋名班朝錄見容齋隨筆然多

扎寫無刻本亦以其時梓工之未易也

八月十二日南人稱爲鹽生日是日有雨則薄收

姪允祿
允堅校

過庭暇錄

眞定　梁清遠　邇之

先朝設科取士入試者有國子生有郡邑學生有儒士有軍生有武生有醫生有官生有譯字官有辦事官有翰林院秀才有光祿寺厨役有各衙門吏有教諭學正訓導有中書舍人收羅人才可謂廣矣至朝鮮交阯亦有入彀者更前古所無也

日覺雙眸暗年驚兩鬢蒼病應無處避老更不宜

太平圖

忙徇俗心情少休官道理長明春歸去定何必
重思量此余伯祖函三公病起感懷詩也公素
不學詩而開口大似元白且讀此則其高風遠
致可知矣

今人不問門外事者常云閉門不管窓前月一任
梅花自主張乃宋臨川陳藏一詩也陳有苦吟
詩云水驛荒寒天正霜夜深吟苦未成章閉門
不管窓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見隨隱漫錄隨
隱乃藏一之子

友人言必中科甲始了讀書一事余曰何重視科甲而輕視讀書也夫甲科不過功名之麤端耳古之名賢多有建許大勳業而不由科甲者豈遂謂其未了讀書事耶且讀書原非止爲功名如謂中科甲便了讀書事其亦不知讀書者矣

人有窮有貧如田宅廣有而家口衆多所入不足償所出日仰屋躊躇者此窮也如衣食粗足而家無擔儲聊以度日無可計筭者此貧也貧者多賢達窮者多懞懂人可不知所守哉

太平圖　藏書

古今紀載理之所無者莫如王質爛柯一事夫神仙之道欲其長生正以日月悠長爲可樂耳乃一局棋便是人間數百年數局棋便是人間數千年矣由此言之數萬年不抵人間一兩月日月如是之速神仙亦有何佳處耶此以爲寓言則可以爲實有此事否甚爲神仙苦其短促也

穆天子傳載天子獵於鈃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鈃山之隊北循滹沱之陽郭璞注鈃山今在常山石邑縣滹沱河今在雁門鹵城縣蓋其滹沱之

陽是滹沱之在常山者雁門之滹沱是其源也

膜拜介爲佛家禮穆天子傳載有膜拜而受是外域人致敬天子之禮也

天子經過驛舍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見穆天子傳郭璞注

淑人今三品官妻之封號穆天子傳謚盛姬曰哀淑人此淑人之稱所自始也

唐人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堂前燕王人貧亦歸丘文莊反其詞曰於今燕子如蝴

蝶不入詩常矮屋中唐人固不足言文莊知道者何尚有不能忘情燕子之意耶吾人潛居修道世情盡忘乃足自樂倘退休靜處而蝶燕滿堂哄然喧鬧於吾何益余反文莊之詞曰戀花蝴蝶殊無味燕子依人任所歸矮屋正宜寂靜好何須蝶燕亂飛飛

唐李端贈道士詩有懶說歲年齊絳老甘爲鄉曲號浩翁宋黃庭堅號涪翁得無取諸此乎

士君子居鄉高軒華蓋過於閭里無識者羨之有

誚者哂之吾學聖人之道而爲有識者所哂則何用高軒華蓋爲哉

婦女潒其袨服以取姸兒童彩其襌褵以自炫吾儒者也而亦華美其衣冠顧影自喜吾不幾婦女兒童也哉

王忠文作王成齋墓表述成齋所與游碩夫鉅人有恒山周公錯與鮮于伯機李公衎同稱意周公亦吾郡一偉人也其行實無可考見記此以俟咨耶

北人善拳棒者名教士王弇州有爲戚都督乞教士詩然鄉語嘗云要教士則教士似一藝之名正不知是此二字否

李于鱗不讀唐以後書其議論得之趙文敏附九成輟耕錄載趙文敏云作詩經使唐以下事便不古此即于鱗之論也

先大父潛明公閱白香山詩於趙忠毅公忠毅公以一字評之曰透

句吳秦氏掘墓得古銅章徑寸鏤東方曼倩像贊

一其文古質類神仙家語是何意也

山海經稱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目其名曰𤟤至今余郡有𤟤羊祠每霖雨河水溢則有青羊昂首隨波上下即此神也

陸文定公云求子者男女止服健脾藥甚妙蓋萬物皆生於土也文定少苦乏嗣至五十外始生一兒後仍見孫曾此言正而有驗求嗣者不可不知

古人寓書於人有言事有白褺有自疏有言疏此

必有別不然何刺一郎數面有數名耶

古人科試文載之史書者天人三策外不多見而劉蕡對策雖下第其文載之唐史與日月爭光文豈在必售耶

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乃唐人李山甫詩也李詩云自憐心計拙欲語更悲辛世亂僮欺主年衰鬼弄人鏡中顏欲老江上業長貧不是劉伶樂何緣變此身

人傳老鵝留小兒煮食可稀痘試云鵝皆食地然

蛇有毒未可輕服也

陸放翁題跋署號凡十有七曰笠澤漁隱曰漁隱子曰笠澤漁翁曰可齋曰雙清堂曰甫里陸務觀曰玉局祠吏曰酴醾巷曰笠澤老漁曰老學菴曰龜堂病叟曰龜堂老人曰笠澤釣叟曰笠澤翁曰笠澤老民曰玉笈齋

宋時男娼有禁政和中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明時有官妓之禁而男娼則不禁蓮子衚衕乃其巢穴官員設席或呼一人

或二三人陳餕脩篇有欲宿者即留宿其裝飾庶衣如女子襲以青絹袍油頭粉面竟如少艾也

弇州九言苦熱詩每句爲删二字尚成七言如此亦何貴有此一體也六月（删）苦熱杜門復何道科頭（删）解衣徒坐清陰邊爲語（删）諸君且莫河朔飲我欲一枕（删此二字）上就羲皇眠稟如（删）足踏太行巔古雪怳若（删）臥對廬山千尺泉長安道中（删此二字）穠纖者誰子蕭心（删）炙手不畏天公權

前代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制投刺有雙束單束如吏部司官與三品以上官則雙束以下則單束雙束即全束全紙爲之單束則全束之一幅也前代刺有大不盈掌者或即今之寸楮乎

元裕之有續夷堅志多載金遼時事今不傳

弇州作瞿文懿公傳載公領治誥勅而陸太保炳爲緹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駁執兵部移以

請公執不可相嚴爲請之又不可則棄金而夜要公公咲不斷曰公毋濁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憚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弁州號稱博洽而此議竟似不知朝典者明制妻封二人元配及現在者一人陸欲封最後妻此正現在妻也文懿公何得而沮之且封贈事宜自屬部臣部臣題明行翰林院撰文翟之職不過撰文耳何得越俎而沮封事況明制原無繳還誥頭之例此事似涉影響文懿公生平建竪當不止此此

可不載也

夢白先生東園以忍冬藤爲籬題一聯於上云山家籬落從來雅世上金銀無此香蓋以忍冬藤一名金銀花也

韓子蒼贈趙伯魚詩曰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

周益公跋楊誠齋詩謂誠齋雖求詞源擇用句法處鍛月鍊朝思夕維然後大悟大徹乃入悟門謂子蒼爲知言余謂子蒼此詩大有解悟以

此學髀可也學詩可也即爲文亦不越此此推而至於書畫之一藝修眞之大道有得於此皆可參求學者不可不知

野記言江陵相亨告還朝眞定守錢普創爲步輿以蝟之步輿內數童子執拂供役無異舟車余記先祖言曾親見江陵公過眞定所乘絹轎無異恒制但轎傍二童子執拂步隨耳無步輿之說也此此非先祖目覩未有不信爲眞者野史詎可憑乎

冠禮不行久矣耿恭簡公爲其猶子行冠禮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衫絛靴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笏夫進士之服祇可進士用之安可必其猶子之必進士也又安可必其猶子之止於進士也不若易以朝衣朝冠朱履或少可耳

傳制官員母妻封贈七品曰孺人六品曰安人五品曰宜人四品曰恭人三品曰淑人二品曰夫人一品曰一品夫人洪武時宋學士濂母封曰

德人想像未定以前之封也

唐人詩佳者固多亦有偉得名者如章孝標氣格甚卑彫鐫太甚其黎磨已同猗頓富煙花却爲柏公貧及饒陽因富得州名俗雅不成句不知何以與少陵謫仙詩並傳至今也

唐人有鞾花冠項斯詩云此身閑未得終日戴應難似亦隱者之冠也今其制不可致矣

彭惠安公韶爲刑部郎外戚周彧與民爭田推彭伍勘璟覩即歸自劾曰無定古眞州域其賦爲

第一等或雜出爲第二等說者謂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葢其地間有一歲一收者有兩歲一收者坐是賦有不同一畝必兼數畝高皇帝初平天下令山東河南繁供給詔有草田任墾不科宣英二廟軫念北京亦如高皇帝詔令長寧伯即周彧所求有司不能自奏籍浮額田應之臣履畝其處見地有高下歲有旱澇沿河者流徙不常驗蕩者積歲無穫畔皆藏補高下通融旱潦恭祖宗絕科之意即堯舜錯賦之心今征

歛聚農丁無游民尚賴鹹墾地業力耕粗給君
計畝論畝餘奪爲害臣知非死則徙耳真定近
在畿內非國家根本耶戚里功臣患不富貴哉
奚必奪國之根不與戚休爭民衆食利也臣前
到彼民扶老携幼遮道哀告不覺自失誠不忍
履畝奪小民衣食地環視周匝徑歸望陛下特
治臣罪開生於百姓上怒下詔獄科道官交章
救得釋嗟乎君惠安公者真貽吾郡以無窮之
利也其言洞悉民情通達治體而述吾郡情勢

逼真至今猶然因爲錄用俚人如吾郡兼畝而稅蓋有所本非無因也

元人鍾嗣成錄鬼簿載有傳奇行於世者白人甫號蘭谷李文蔚侯正卿號艮齋先生尚仲賢戴善甫江澤民俱眞定人才學之士也今郡邑誌無傳焉記之以俟考

唐伯虎名寅南京解元以文鳴世宋有唐伯虎則子西之兄也載在篤行列傳

寧晉大陸澤中嘗獲蓮子數斗其皮如鐵堅硬不

[illegible]易破萏陸澤昔曾種蓮所遺之物也歲月已不可計大抵三百餘年矣

李方叔薦謚超曠文子此私謚也見濟南師友談記

司馬承禎又名道隱見貞白先生碑陰記署曰天台華峯白雲道士河內司馬道隱子微述

孫 頎光 卿光 校

過庭暇錄

東齋掌鈔　　　　隴丘雜錄十一

眞定　梁清遠　邇之

王文正公爲相魏野貽之詩曰從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回好作赤松遊味此詩似譏文正以居相位而但以封祀爲職業不如歸去爲妙耳嗟乎相君一事少差遂爲草野所譏誚傳之千古在位者可不愼哉

人生事事體貼居易以俟命一語最得便宜

太平圖　叢書

鍾輅云人之有生修短貴賤聖人固嘗言命矣至
于纖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此
論最爲有理余生平有二事足徵定命因爲記
之壬午余入試鄉闈試之日婦王恭人夢有焦
蝋白門入室及揭曉報未至又夢如前是年余
得登賢書婦謂焦蝋乃黄甲也予必捷禮闈癸
未落第歸謂婦夢矛盾信無及甲申　本朝撫
有四海兵燹無疑去歸僻分署永年令郎題貲
授益謂禮闈無望矣未幾銓部檄赴部考試余

遂辭歸及乙酉　本朝急需人用大徵前代賢才凡舉人皆徵至京授守令同年出仕者已大半余應召入燕又謂前夢無徵矣抵燕以人才輻輳乃又報罷丙戌併發進士榜婦曰是何如歷許多變故而不能脫一黃甲夢豈不足信哉余曰我今始信前定之說為不可易也又余為兵部侍郎假歸期滿當入都適戶部堂司緣事議處人謂少司農一席必補余矣余畏其事繁故遲之然期迫不能久余又謂待余入都處分

太平圖 藏書

已定會推有人當不及余矣不意　明旨再駁

又遲月餘適余到京事定鉠出而余補戶部是

命已有定豈能逃乎

蘇子由言古人爲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摸

倣一人捨已狥人未必貴也近人爲文專以摸

倣爲主摸倣未肖不知者尤生議論吁聞公此

言寧無深省

子由又曰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余觀

蘆江都蔡中郎蔡䢖文卓越今古今觀其集不

過一二卷耳而樊宗師集多至數百卷今傳者止一二篇和凝集稱至多自爲鏤板而今無一字存者予由之言不足信乎

李之彥曰願我壽命長常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普濟一切人此語未爲的論如壽命不長則一切善必不行我獨富足人多窘急是誠何心余謂此言以聖賢心事律之未爲盡善以世人之心事言之不失爲善人令人壽愈長愈肆其惡福愈盛祇知爲已而不知濟人者比比矣如此

之福壽亦何益哉則行善普濟之言尚可爲箴銘也

或問曰人有人品清峻而後嗣乏絕者矣人品鄙汙而後嗣茂盛者矣是何也余曰人生後嗣昌熾只在心地寬平心地寬平又不在乎君子小人也有君子而欽刻者矣有小人而坦易者矣然此小人非害人之小人人也蓋貪位襲祿庸庸碌碌之人也

東坡詩云君欲富餅餌會須縱牛羊辭之者曰河

朔地廣麥苗彌望方其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踐蹂令少踈其收倍多是縱牛羊所以富餅餌也此僻殊不然蓋麥當秋冬時縱牛羊牧于其間一則汙穢足以糞田疇一則牛羊食其苗過歲苗必欝而滋盛非欲其踈也老于農事者方知此理

書法綏以倣古急以出奇趙忠毅公作草字徐徐而成毫不急遽是以一筆不失古法然又云遲重者終于拙鈍公書不至拙鈍者蓋其遲筆遲

而能活也

今天下禮制壞極矣而其甚者莫過于喪喪禮之不以理甚矣而其于理大悖者莫過于稱制夫制者朝廷禁令之所在也乃人子親死其持服則各守制其與人投刺則直書曰制是斬衰三年者祗以遵功令也而人子哀毀之意全無矣豈所以明孝哉或上疏陳情于君父之前不便直言喪事如丁憂守制字面尚可用也至與人往還自稱曰孤曰哀有何不可而必以制易之

也此不知起于何時今天下盡然矣安能驟易之併心安而理得乎

明制有大圭上鏤字曰敬天法祖世世相傳凡遇親王來朝雖長于天子者天子執圭受君臣之禮益見此圭如見祖宗也

陽明之學一傳而爲心齋再傳而爲波石三傳而爲文肅謂淮南派淮南主擔荷而其子孫喜爲拔俗之行其儌至爲氣魄所果語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淮南之後而爲悍然不顧此豈陽明

所欲聞哉

北齊之士喜爲輕逸獨顏侍郎家訓惓惓以忠厚誨其子弟厥後五世聯圭並笏書名史冊此厚重之報也余家自少保公以來世以忠厚爲法即不能如顏氏立言著訓然持此二字甚謹因而得子孫昌盛凡吾後人不可不知

遼史載大樂器有方響吹葉鼓吹樂有長鳴中鳴等名不知爲何物或即今掌號所用之物乎

遼蕭蒲離不累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

抹古山屏遠韋䒼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擾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此亦學禪而大有得者葢晁文元公之流也

吾北人稱善書者推邢趙兩公邢書宏放雅麗趙書古朴蒼健邢之失在輕俊趙之失在險怪大抵豪縱斂捷者右邢古拙持重者阿趙然邢法二王趙師鍾顏二公學皆有本非若後來之秀

俊口自詡也

太平圖 藏書

嘗見蘇文忠帖有遞中曾用皮角附李信夫書一角必到甚疑私書何以附遞中也既讀燕翼貽謀錄乃知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宋時體恤臣僚如此今倘依此例行則遠宦者無魚沉雁杳之慮豈非仁政哉

古者婚禮娶婦來日婦拜舅姑于庭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名曰拜客今都中投刺謁人還謁皆名拜客豈可以丈夫而襲女子之名耶

李涪刋誤言短啟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國禁

書疏是以啟事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此即

今之寸楮也寸楮萬曆以前尚少啟禎時盛行

至今則幾無尺牘矣

昔人言少陵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之詠杜詩者遂

强引經史以注之然亦有不必引者如繁枝容

易紛紛落嫩蘂商量細細開容易則引東方朔

非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商量則引易注疏咸

臨正義曰須商量事宜余謂杜用容易商量不

太平圖
藏書

過隨筆常語耳未必有意用此二書如必謂用此二書則紛紛細細繁枝嫩葉又何所出乎

元史爲宋文憲王忠文撰其間差訛亦不少如郝經傳載其祖天挺元裕常從之學又言元裕常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氣非常元裕者或即元好問乎好問字裕之今乃不書其名而書其字又去下一字何也似必有訛裕之嘗師天挺見所撰郝先生墓銘文憲忠文豈未見耶至後天挺傳又言受業於遺山元好問更可笑矣

元吾郡虆城楊湜中山楊珎無極楊卞俱有時名
時人亦謂之三楊
余嘗謂習靜可以却病石文介亦謂主敬可以養
生故有主敬銘曰壯歲抱痾欲修調攝之法意
亦甚猛然迄無成功長者或謂余曰直主于敬
自當有益養生莫過是矣乃爲銘以自惕朝吾
競競夕巳怠而廣坐正容暗室自欺豈惟太侈
始爲不敬一語或妄一念不正意逐辭放神隨
物遷德喪疢生夫豈偶然吾銘吾齋凡以衛疾

念念在茲聿修厥德

欒城張太守舉初爲戶部主事監諸倉塲是時冬委貂璫督收貂璫於監者視事之日必委順致禮供張設樂以娛之遂往往掣肘結舌法由是日弊舉獨不受一茶自携菜菓裁度饑渴雖所乘馬亦輕鞚終日不與少秣歲以爲常內外憚之無敢犯法者後監宣武諸門稅日往稽閱諸課盡入公家門官患之請於大司徒大司徒教下執不從衆乃泣訴於司禮司禮曰主事爲誰

曰張舉曰是吊馬張乎此賢者汝輩愼避之耳

豈乎一人持正即權要亦畏服誰謂法不可執

乎若司禮實勝大司徒矣司禮猶知舉爲賢者

宜愼避而何大司徒乃不知也

王楙曰人在世間不必巖倧粗足伏臘心下無事

子孫同樂此正樂耳苟爲不然雖官尊年高何

益於事余謂如楙乃眞知樂者也人惟無所求

於人始能樂然豈易得乎

余問神仙之道於姚黃門文然姚曰仙道盡龍谿

語錄中余即覓是書觀之大約所言皆靜理而已兩談仙術亦頗有悟入處誰謂儒者不言鍊養事乎

鄧文潔公所論讀書法與余意同大畧謂生平苦不能記即三四行書皆不得只是看他意思凡書都有個意思所謂含其英咀其華自然得他好處非是記他的將別處用余謂即孔明獨觀大畧陶淵明不求甚解亦是此意得文潔此法讀盡天下古今書可也

徐貞明問鄧文潔以養生之道鄧曰夫火下水上
爲旣濟然神主陽浮常上而不下故病生惟收
視返聽藏聰明於沉淵之下則二物渾融神深
而精壯矣此亦用晦而明之說也文潔理學名
儒此論與道家養生論互相發明故錄之
世傳推背圖畫物像以占世變多有巧中者蜀人
費孝先以軌革卦影之術名天下卽此術也又
術士李某者亦傳管輅軌革法畫卦影頗有驗
一丞相問之畫水邊一月中一古字未幾除知

湖州今其法不傳而世俗卜龜列卦帖畫人物象龜首所向取帖占驗亦間有巧合者然不足憑也

史載東漢張儉因黨禍逃匿望門投止莫不破家相容投孔褒不遇褒弟融匿之捕褒入獄融曰匿儉實融褒曰儉實求我其母曰罪宜坐妾嗟乎彼母子兄弟爭死不得皆爲義所宜然儉亦一英雄也一已被禍累及他人豈爲義乎死則死耳逃匿何爲其不及東林中之高攀龍楊左輩

遠矣

孫芳輝
孫蔭暉　校

東齋掌鈔

下學漫筆　　雜丘雜錄十二

眞定　梁　清遠　邇之

唐一菴深明理學其言玄教特為深透曰玄門陰陽內感本從造化上運用觀果核生仁則知有結胎之理觀稻花凝露則知有昇轉之功觀磁石吸鐵則知有類垢之情觀龜呪子則知有感通之靈觀雞抱卵則知有溫養之化觀木燧火鼠則知有抽添之候觀桔槔轆轤則知有沐浴之潤觀枯木放光古器成精則知有飛騰之體

一菴以儒爲宗乃此論固以仙道爲必有者書之以堅余之信心

木槿即詩所謂舜英也爲女主所怒貶爲凡卉屠長卿見而寃之作升木槿詩木槿何楚楚綠葉而朱華妖姬不足論武恐妬明霞東籬分甘老不受粉黛汙爲君生顏色欲結報恩珠

屠長卿在青浦署中桃樹九月著花至臘月而葉不隕因呼爲歲寒花有詩曰暗入冰霜裏春風竟不知何言碧桃花不及青松枝

列子言國不足將嫁於衛張處度註曰自家而出
謂之嫁是男子亦有嫁也
公安彩石洲出五色石子袁伯修庶子拾得數枚
一類雀卵中分玄黃二色一類圭正青色紅紋
數道如秋天晚霞一點地有金彩山水人物如
此石較六合所出似更奇勝天地靈秀之氣所
成固何所不有也
陸文裕公曰馮元常生平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愼
貴爲卿相而終於處貧貧富有定命如此余曰

畢竟馮有貪心盧秖清節然百世而下二公並論無不鄙馮而慕盧者即錢多亦奚益哉

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措大氣更不可一日無退隱心

郭忠恕自放于酒出則從傭丐飲街市中或詆其不倫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此或有激而爲之然必公卿大夫中有傭丐則不可與飲若傭丐中有公卿大夫則可與飲耳如必汎與之飲以傲公卿大夫夫公卿大夫中不有溢

賊乎忠恕亦可出而即與盜賊歟乎

古今有至言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者吾人讀之亦當知警如何敬容爲吏部郎中朝士趨者輻輳敬容有驕色父虞其溢也戒之曰此其來者是敬吏部郎中非敬何敬容也余爲銓屬每讀是語即爲汗下凡來結納者雖不敢以不肖待人而頗知其斷非敬余是以其時與人交頗疎嬾乎人當權勢赫赫其門如市之時一讀何君此語有不索然興盡者乎

東坡墨花詩序云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由此以觀則水墨花卉宋時尚少至元王若水則有大幅妙得自然明時徐文長最擅其能嘗見數幅全無筆墨痕誠所謂花心起墨暈春色在毫端即尹白未必能過之也

東坡與孫子發東云過眞定見楊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子廸簡亦善吏其已衆之東坡不輕許可觀此東楊君

父子俱吾郡有數人物乃竟湮沒不傳可歎也
東坡在海外與人書嘗言嘗求數畝荒隙結茅而
來與親戚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東坡一代偉
人所求不過如此尚不可得吾輩有屋可居有
田可耕無追攝之苦無縲索之悲乃不及時逍
遙以娛晚景奔波何爲豈非愚人也哉
東坡云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亦居易
俟命之說也余素奉斯言爲一生指南車遇事
遂無自苦者願與同人共尊此說豈不成一蕩

蕩平平世界哉

焉元成禮說曰古者燕客琴瑟笙簧而今用優劇讙呼譁浪既以乖雅華彝藻火或以犯制雖王文成以為勸善戒惡有古樂之遺然跋容衆會亦可以代勞節語若素心雅集斷乎可已余則謂今之塡詞者無勸戒之意而惟以誨淫則優人賣實可廢但前代衣冠揖讓少藉以存其影響則又豈可盡廢乎無已盡焚邪詞淫曲而惟留琵琶殺狗數種以爲鼓吹之正不必偏用之諫

藏書

客衆會問也

西林道塲碑隋太常博士歐陽詢撰不著書人姓名筆意淸潤微有肉似虞永興然結字之體則全是率更法疑是詢在隋特亦學永興書耳可悟學書者必宗一家變而化之乃自成一體也

割股之事人多不知其所以然按吳崑方論曰恭賢婦急於舅姑夫子之疾而祈一念以格天爾至唐開元間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瘵疾自是閭閻益多割股至有假名干譽而爲之

者嗚呼同類固不可食虧體豈曰事親且俞扁淳華上世神良之醫也未聞用人肉以治疾而顏閔曾參之孝亦未嘗割股所以來要名之行者藏器其作之乎觀此言則割股之不可為訓明矣

魏仲先詩有誰共東郭訪懶魁之句懶魁二字亦新若余斯可稱也

余嘗論文章無裨於世道人心即卷如牛腰何益且今人文理粗通少知運筆者即各成文集敢

卷究之祇批覆錯耳孰過而問焉若人自成一

說家如雜抄隨筆之類或紀一時之異聞或抒

一已之獨見小而技藝之精大而政治之要罔

不敘述令覩者發其聰明廣其聞見豈不足傳

世翼教乎哉

歴代史書分獨行道學儒林文苑各爲列傳後人

多訾其非余謂此恭始於孔門之分四科也人

有一節之長豈皆秉才如云以獨行別爲傳則

世豈皆無行者以道學別爲傳則世豈皆無學

者以儒林文苑分二傳則儒豈不能文而文豈不爲儒乎如是則亦可曰孔子之門有德行言語豈世皆無德行言語者政事文學分二科豈能政事者可無文學而能文學者盡皆無政事乎既不可以此訾孔子豈可以此訾作史者俱不通之論也

王都憲雲鳳與楊太宰書言王昂宜超遷議論最爲正大是古今有數文字乃所引李文達不擢羅文恭一節則失之誣蓋李文達被文恭劾後

未幾卽卒安能旣死而復操黜陟之權也都穆

此書誣人而並自失則亦以考究未詳耳吾人

操筆成文之際可不慎哉

昔人言士大夫子弟不得爲官人則當守一經爲

士人若資性凡庸不能讀書則止農人可爲耳

其餘皆辱祖父此言最爲有理士人所不必言

卽明農乃人生正業雖士夫退居亦可爲倘能

勤力田畝多獲粟麥八口無饑不猶愈於奔走

官府居間行賄一旦致生禍端悔何及乎

北土竹未易養葢天寒易損枝葉耳然惟靜處養之則多條茂記先祖爾耳軒前種竹數竿久益英落及先祖就養都門經年未啟戶旋家則翠色如沐筍穿牆籬而出矣其時尚謂偶然余弟玉立齋中亦經年無人到竹更茂盛可知竹之性惡人煙而喜寂寞且凡物惟靜養則能長久亦理之必然也

陸中丞𨚗者嘉靖間名臣也有子中錫頗悟異常一日中錫與某生倚門有美婦過中錫心動某

生愚之投牒神祠曰願得陰庇以遂桑中歡是夕擲寢夢神來訪曰若子當魁天下今無禮吾請于帝削爲老儒某生本無祿茲將抽其腸擲竊召中錫責問之中錫以實吐語未畢忽報某生稱腸痛絕矣中錫自後日愚鈍天道禍淫如此人可不畏哉

李文靖家居一欒欄損壞公朝夕見之不問或以爲言公曰我豈以是而動其心哉達公斯語則遺累完矣天下可無累心事矣吾常見人有因

一物之處置不得其所一人之言語不合於心
遂大怒大詈氣憤數日者自傷殊多斯有何益
聞公此言寧無悔乎
天順間華陽王僉事𫐐居喪三年足不至公府有
司往就見之謝曰身所服非見賓者也親黨移
酒就覛之謝曰身所服非對酒者也馮元成曰
人子寧君命不過其門乃服中而自越壟室
武以干謁武以淅食其於義何居若𫐐可以風
矣夫居喪禮亦人子情之不容已也況不干謁

不識會非甚哲人而數百年間僅記一王令耳何不逢於禮之多耶閒近者親未葬而遠出遨游者比比矣可慨也哉

人有真極登必文情人有真得登必學悟

余少有鄉老之稱蓋人笑余衣冠朴野言詞迂拙也余頗安之迄今三十年矣更覺二字為宜言鄉則無市井之氣言老則無輕薄之容甚矣二字之能繪余貌且肖余心也余因鐫一印曰雕丘鄉老

孫　翰耀　倌瀧　校

了寧漫錄